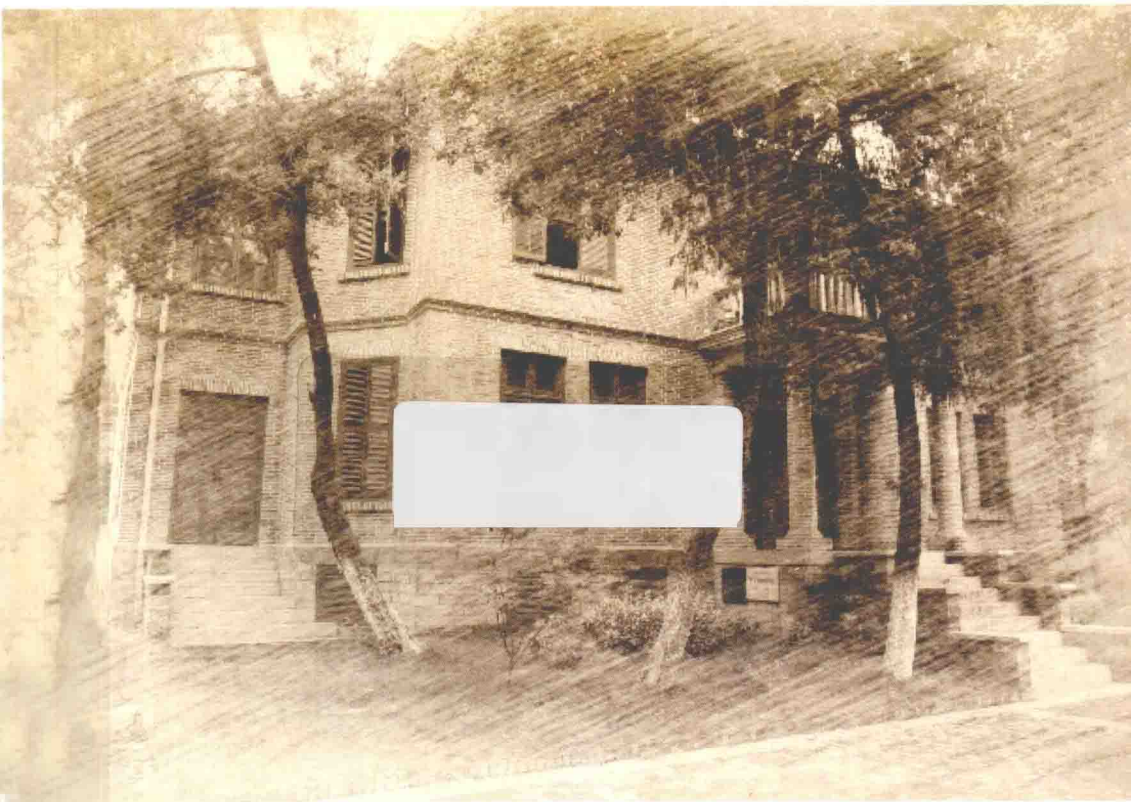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学者随笔丛刊

读南大中文系的人

张伯伟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学者随笔丛刊

读南大中文系的人

张伯伟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南大中文系的人 / 张伯伟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4.9

(谷风学者随笔丛刊)

ISBN 978-7-305-13947-5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5514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 版 人 金鑫荣

丛 书 名 谷风·学者随笔丛刊
书 名 读南大中文系的人
著 者 张伯伟
责任编辑 胡 豪 编辑热线 025-83594071
责任校对 刘 一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1/16 印张 23.5 字数 310 千
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3947-5
定 价 45.00 元

网 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官方微信: njupress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前 记

欣逢南京大学中文系(现名文学院)建系百岁之禧,身为本系之老生、老师,思有以颂歌一曲,《读南大中文系的人》属之。其人既为读兹在兹之主体,又为被阅读之客体。语涉旁犯,义取双关。盖人世间主客之互换兼容,一如庄周与蝶,未必能划然区分也。

“颂者,美盛德之形容。”若以今语译之,“盛德”也者可谓精神遗产,每系于魁梧长者,亦贵乎薪传后学,是为“颂歌”之真实义,曰“人来人往”者以此;学者生命体现于文章,思想蕴含于著作,无论发潜德之幽光,抑或启朝花于未振,权藉序跋引而长之,感而题之,曰“书前书后”者以此;负杖行吟,块然独坐,此学者动静生涯之二端,惟媚时违心之语难作,稠人广众间登台讲演,彼或听而不闻,余亦无异面壁喃喃,曰“独言独语”者以此;观宇宙之寥邈,叹学林之无恒,每至百感苍茫、一时交并之境,辄触绪纷呈,难以自抑,曰“随事随想”者以此。附录一篇,则他人访谈,读人者复为人所读,主客转换,不亦宜乎?

书成,承南京大学出版社慨然刊行,谋事诸君皆中文系前后同学,可称一大因缘。聊缀数语,略叙撰著之意,兼为读者之助。

张伯伟记于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

目 次

第一辑 人来人往

绕溪师的“藏”与“默”/ 3

“行道救世，保存国粹”——程千帆先生的精神遗产/ 9

一件化俗为雅的小事/ 29

程千帆先生的治学与教学/ 32

老师，我舍不得您！/ 41

说先师闲堂赠潘石禅先生诗兼述往事/ 44

天真的浪漫诗人——赵瑞蕪先生/ 54

有思想的顽童——许志英先生/ 63

痴雁——严迪昌先生/ 70

晖弟已矣，虽万人何赎/ 79

六十年间几来往——我与《文学遗产》/ 99

韩国文化散记/ 104

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印象略记/ 110

忆南洋/ 116

第二辑 书前书后

《隋唐诗歌史论》读后/ 123

《程千帆诗论选集》编后记/ 128

南京大学档案馆藏《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》题记/ 147

- 《桑榆忆往》题记/ 154
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》韩文版序/ 156
读《中国文学批评》/ 159
写在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出版之后/ 165
《悔邨遗稿》《石山遗稿》跋/ 169
略说《东坡禅喜集》/ 172
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发刊词/ 175
《域外汉籍研究丛书》总序/ 177
题《道在瓦甃》/ 180
《春天种一棵树》序/ 181
《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》序/ 183
《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》序/ 185
闲堂师批语辑录/ 195

第三辑 独言独语

- 书绅录/ 217
首届文科强化班开学典礼致词/ 228
南京大学 1992 级学生毕业典礼致词/ 230
南京大学 2000 届学生毕业典礼致词/ 232
文学院 2009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致词/ 234
文学院 2013 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词/ 238
2006 年“赵安中特聘教授”受聘仪式讲话/ 242
2013 年南京大学 111 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讲话/ 245
“皇帝·单于·士人：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”国际青年学者
工作坊致词/ 254
“素心会”发起词/ 258
读古典文学的人/ 259

第四辑 随事随想

学界“偷心”钳锤说/ 273

《文学遗产》“优秀论文奖”获奖随感/ 275

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历史与现状/ 277

我与中国诗学研究/ 288

关于大学人文教育的若干断想/ 295

关于近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/ 301

从“西方美人”到“东门之女”/ 311

再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/ 321

“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”侧记/ 331

“张力”的学术/ 337

壬辰(2012)纪事/ 344

附录

一口吸尽西江水

——专访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/ 360

第一辑 人来人往

11

12

13

14

15

绕溪师的“藏”与“默”

管雄先生，别号绕溪、微生，浙江省温州市人。1910年11月生。1934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，历任国立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，重庆国立中央大学、南京国立中央大学、江西大学、江西井冈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1987年退休。1998年5月15日在南京逝世，享年89岁。

写下上面一段类似于简介的文字，猛然觉得，自绕溪师遽归道山，已有六年时光悄然流逝。六年来，在与同门见面或与同学交谈之际，在灯下独坐或在国外讲学之余，常常会提到或想起绕溪师。有时，先师的音容笑貌还会在我的梦境或幻觉中浮现，但我却未有一字形于笔端。绕溪师生前最欣赏《二十四诗品》中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语，真的，他若是看到了我的这篇文字，大概会用手指着它，眼睛微合作摇头状说：“丰干饶舌。”

绕溪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读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，从学于汪东、黄侃、汪辟疆、吴梅诸先生之门。黄季刚（侃）先生曾书联相赠曰：“盖世功名棋一局，藏山文字纸千张。”功名富贵，乃人所追求者，其实不过如古人所云——“世事如棋局局新”，不可凭亦不足求。而“藏之名山”的著述，却能够保证学术文化的薪火相传，具有永恒的价值。古人又云：“百战百胜不如一忍，万言万当不如一默。”时代发展到今天，人多好表曝而不喜自藏，乐多言而不甘自默，回忆绕溪师的

“藏”与“默”，不禁油然而兴起太史公之叹：“有味哉！有味哉！”

绕溪师一生学术，以对《洛阳伽蓝记》和《汉书》的研究最为精深。前者曾是他大学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，四十年代初在重庆中央大学授课，课余即埋头整理《洛阳伽蓝记疏证》五卷稿，历时一年多，约得35万字。但当他把稿子写定的时候，却是长叹一声，怅然若有所失，甚至想立即将它烧毁。此稿是在满目昏霾的天地里，为之于举世不为之日，虽不比前线抗敌的战士，毕竟也是透过史实的考证，隐约倾吐其爱国的思绪，所以最终还是让它安稳地躺在书筐里。五十年代中，曾有出版社索稿并



管雄先生 1934 年
中央大学毕业照

愿意付印，但绕溪师却漠然置之。而此稿终于在十年动乱的初期，绕溪师丧失人身自由的时候，被惊慌失措的师母付诸一炬，化为灰烬了。民国以来治杨书者，最早有周延年万洁斋自刊本（1937），但注释极其简略。现在大陆流行的是范祥雍《校注》本和周祖谟《校释》本，港台地区则通行徐高阮的《重刊》本和杨勇的《校笺》本，成书都在绕溪师此稿之后，而先师此稿几乎无人知晓。禅宗云：“雁过长空，影沉寒水。雁无遗踪之意，水无留影之心。”但毕竟还是留下了踪影。绕溪师去世后，嗣昆师兄将先师所藏有关《洛阳伽蓝记》诸书举以畀我，在留有先师校语的明如隐堂本中夹一字条，乃陈延杰对此稿的评语：“是编疏证，体例最为完善，材料极富，并根据学理，非凿空者可比。”四十年代中期，先师曾以此稿作为晋升副教授的学术成果，沈尹默先生也曾有类似的评论。记得在1982年7月，我完成了硕士阶段的第一篇作业《钟嵘〈诗品〉谢灵运条疏证》，先师的评语是：“繁征博引，俱见匠

心，非凿空者可比。”并且告诉我，他早年的《洛阳伽蓝记疏证》，就曾得到过前辈这样的评语，故转而赠我，令我感动得一时语塞。此外，在明如隐堂本的校语中，常有“见《疏证》”等省略之文。此稿踪影，大概仅限于这些了。前几年，曹虹教授译释《洛阳伽蓝记》，曾特意引用绕溪师的若干校记，实有略存师门学术之用心。

《汉书》是黄季刚先生笃好的九部古书之一，曾先后点读了三遍，但发而为文，不过《略论汉书纲领》和《史通论汉书语抄撮》而已。绕溪师对《汉书》的研究，即本于其师门渊源。1944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曾讲授《汉书》，并撰写若干论稿。四十年代末曾在《学原》发表《汉书古字论例》一文，从古字入手，强调“必须洞明字例，精心考校，而后才得古书之真”。黄季刚先生《文心雕龙札记·章句第三十四》云：“一切文辞学术，皆以章句为始基。”绕溪师此作，正得师门之精髓。另外一篇力作，乃《唐以前诸家汉书注考》近三



管雄先生手迹之一

万言，资料丰富，精义纷呈。此文曾作为教材在重庆和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油印两次，却并未公开发表。直到1984年，为了纪念黄季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、逝世五十周年，需要召开纪念会，出版论文集，乃命我抄录一过，油印传阅。在此文“后记”中，他回忆数十年来社会学术之变迁云：“时易境移，学海翻腾。宿学老生，抱古书而远窜；异才旧士，逃批判而不谈。微言垂绝，大义飘零。……来年值先生诞生一百周年、逝世五十周年纪念，同门诸

子，征稿于予。予卧痾空林，累月不起，腕痺踝痛，握笔踟蹰，爰将旧稿付印，求教于世之贤达君子，亦以存师门学术流别之盛也。”而纪念论文集终因经费不足，未曾出版。此文之问世，是作为先师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论》的附录，迟到1998年绕溪师辞世两周后才正式出版。距离最初之写成，已有54年。

绕溪师自少年时便工于吟咏，善作大字。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，因为就招了我一个学生，总是每周到先师家中交谈。一次，绕溪师拿出了一册《泉山诗稿》，对我说，此为其24岁前之作品，早年在福州高级中学任教时，有人想要晋升职称，苦于没有成果，就将此稿冒充己作，混一头衔。但当我提出想借回细读时，却遭到先师的婉拒。他不仅不愿意出版，甚至都不愿意示人。

先师不仅惜墨如金，而且也惜“言”如金，他的话总是不多的。读硕士阶段，每周一次师徒对坐两小时。每次去时，绕溪师就已经坐在那里。我进去后，师母总是再端一杯茶给我，然后把门掩上。我虽然比较喜欢讲话，但在老师面前总应该多听少讲，因而常常是默默地相对无言。先师如老僧入定，沉默无语乃本色当行。我呢，则如三日新妇，在这种情形下难免局促不安。好不容易让我想到一话题，打破了沉默，先师三言两语答毕，又回归沉默。

绕溪师总是这样，即便在非要讲话的时候，他也总是尽量简约，或以动作代言语。一次，我问何以从明代开始钟嵘《诗品》大受欢迎？先师答曰：“与评点有关。”我想了解得更详细一些，乃以目询之，但绕溪师已眼帘微垂，作“予欲无言”状了。后来，自己读书渐广，对于《诗品》与评点的关系有所了悟，更加钦佩先师的提示堪称要言不烦。也是在这样的锻炼下，逐步养成了我凡事多自己钻研的习惯，受益无穷。又一次，先师指着某先生的一篇文章，讲谢灵运《登永嘉绿嶂山》“怀迟上幽室”句中“‘怀迟’二字是表示对于绿嶂山久有一份怀慕钦迟的感情”，乃作摇头状曰：“望文生义。”因为这是一个联绵词，与透

江城梅花引 卽角	浣溪紗 半枯紅梅	又 餅杏	又 上巳北湖記遊	三姝媚 過玄武湖	石州慢 燕子磯	水龍吟 白蓮和草窗韻	清商怨 梅庵對菊	滿江紅 塞鷓	蕙山溪 橙
鷓鴣天 秋蝶和王季思原韻	念奴嬌 用稼軒原韻	木蘭花慢 癸酉端午	石一卷 芭蕉 二十四歲 居荷之所作也二十六	香十月初 夢山京寓 巨憚 時強寇壓	國門南都 孫三歆陸家 季父處為之付印	北新性既 曠偶夢吟 序音下曲未歸	冷迹道 視蒼作不 禁報然	三十一 年二月 雄誌	

管雄先生《泉山詩稿附詞鈔》目錄及題記

迤、透隨等詞相通。南秀學長曾告訴我，有次她去繞溪師家，桌上正放着兩篇學生的作業，先師用手指着一篇說：“這一篇，嗯（平調）……”作點頭狀。又用手指着另一篇說：“這一篇，嗯（上聲）……”作搖頭狀。即便在改作業的時候，他也只是在有問題處用紅筆畫線，讓學生自己領悟。學生若輕易看過，往往不能領略其中的意味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繞溪師為人淡泊名利，寡言少語，其實，他又是一個感情極為濃烈的人，只是不作輕易地表露。一次，我照例去先師家談話，進門後發現他的表情很黯然。坐下後，先師對我說，他的老友夏鼐先生去世了，“今天我們不要談了”。我就陪着繞溪師默默地坐了很長時間。那天他雖然什麼話也沒有說，但我能夠從這沉默中感受到其心潮的起伏。先師與沈祖棻先生是同學，有數十年的友誼。沈先生不幸去世後，閑堂師整理其遺稿，在1980年出版了《宋詞賞析》。此書以講析之精微

深受读者欢迎。但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，晏几道《临江仙》中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出于五代翁宏，是由他最早发现，对《宋词赏析》中谈到这两句时未加说明大为不满。其实，《宋词赏析》只是根据沈先生的备课笔记整理而成，赏析所采用的是“寸铁杀人”的手段，且其文之好处，本不在点明这两句出于翁宏，而在于说明何以在翁作中不出色，而经小晏借用后就成为名句，并有一妙喻云：“就好象临邛的卓文君，只有再嫁司马相如，才能扬名于后世一样。”绕溪师对某先生行文之语气刻薄深不以为然，乃评论道：“他独具只眼。”沉默片刻，又说：“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。”这是我所听到的绕溪师臧否人物最有感情色彩的一次了。先师在“文革”中受到迫害，而表达其愤怒和郁闷的，只是在牛棚里作皮里阳秋、嗤之以鼻状。其感情的表达法，也往往是“藏”与“默”集于一身的。

从前章太炎对其弟子黄季刚说：“人轻著书，妄也；子重著书，吝也。妄不智，吝不仁。”绕溪师是否继承了季刚先生的“吝”呢？看着绕溪师留在诸本《洛阳伽蓝记》上的校语和点读，不难想到，与“吝”于著述发表相联系的，正是勤于读书。“十年磨一剑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，有人说现在是“十年磨十剑”，但愿不要“发展”到“一年磨十剑”。此刻重温绕溪师的“藏”与“默”，不知能否为今日燥热的学术界提供一帖清凉剂呢？

二〇〇四年七月四日写于南京城西龙江寓所
(原载《学林漫录》十六集，中华书局2007年)

“行道救世，保存国粹”

——程千帆先生的精神遗产

1977年高考制度改革，我幸运地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，于次年二月从黄海之滨的农场来到千年古都的南京，由下乡知青变成了大学生。同年八月，程千帆先生应匡亚明校长之聘，重返母校任教，从珞珈山边来到钟山之麓，由街道居民变成了大学教授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一直在老师身边学习工作，并经常聆听教诲，至2000年6月先师归道山，屈指数来，前后二十二年。先师去世不久，我便有撰文纪念之意，但每一虑及，总是禁不住悲从中来，搁笔之间，竟流逝了十三个春秋。今年是先师百岁冥诞，文学院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，人们回忆先师的嘉言懿行，作为对他的永恒纪念。2014年，我们又将迎来中文系（即今天的文学院）建系100周年的华诞。一所百年院系，自然有其蕴蓄于中的精神遗产，这些遗产是透过每个不同时期的人物创造、积累并承传下来的。如果说，文章之妙不外乎桐城派所标榜的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，则纪念文章的“义理”，就在于透过对往事的追述，再现时代面貌的侧影和一个人的人格世界，予后人以向往、追慕的精神力量，此即《周易》所谓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”（《大畜·象》）。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雾乱幽暗的今日，这种力量是尤为珍贵和必要的。

千帆先生与祖棻先生 1937 年结褵于安徽屯溪，至 1977 年祖棻先生遭车祸去世，整整四十年。早两年，祖棻先生有《千帆沙洋来书，有“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，未能共度晚年”之叹，感赋》一诗：

合巹苍黄值乱离，经筵转徙际明时。廿年分受流人谤，八口曾为巧妇炊。历经新婚垂老别，未成白首碧山期。文章知己虽堪许，患难夫妻自可悲。^①

以高度浓缩之笔写尽了共同生活期间的哀乐，而“四十年”竟为一讖。1946 年 3 月 8 日，当吴宓在成都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便将其观感写入日记：“昌（千帆先生旧名会昌）、棻均有行道救世、保存国粹之志。”而这一志向的秉持，是终其一生的。余生也晚，未能亲炙于祖棻先生之教^②，只是结婚时承先师锡以室名曰“静好轩”，并垂示此乃祖棻先生使用者，又惠赐其藏书印“静好轩中长物”，如此而已。所以，尽管千帆先生与祖棻先生有很多共同之处，尽管吴宓的评价是针对两人而言，我只能偏重谈千帆先生。

“行道救世”和“保存国粹”，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忧患传统和知识传统，而作为一个身兼两种传统的大学教授，他往往是透过对知识的传承、创造以达到其“行道救世”之目的。《魏修孔子庙碑》中说夫子“遭世雾乱”，“屈己以存道，贬身以救世”（《隶释》卷十九）。他周游

^① 《涉江诗稿》卷三，《沈祖棻诗词集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4 年版，页 294。

^② 先父 1953 年入江苏师范学院（今苏州大学）中文系，曾亲聆祖棻先生授课。1955 年院系调整，中文系合并至南京师范学院，祖棻先生亦移砚南京，至 1956 年转赴武汉大学。其时家母亦在南师中文系就读，但未有机缘受教于祖棻先生。而先父对祖棻先生的授课及衣着印象就是两个字——朴素。